



开启秋画卷

◎张叶

立秋一过,立即心头升起一片清凉,一颗心也像猎鹰的翅膀,有腾空翱翔拥抱蓝天的冲动。假如此刻乘一列火车去远方,漫漫旅途中,穿过秋天的原野是最美的心灵放逐。

秋的稻田,像一幅幅金色油画,每一棵稻穗,都饱蘸了季节的丰盈,每一片稻叶,都泛着岁月的温情,天地间,一派金黄的暖意。田边不远处,便有错落的民房倒映水中,如一方案宣滴了水墨,看着看着,人也走入画中了。稻香入鼻,惹人驻足不愿离去。记得《红楼梦》第十七回:贾宝玉给大观园里一处田园景致取名时,不肯用“杏花村”,而喜欢古人那句“柴门临水稻花香”,便改用“稻香村”。“稻香”二字,不仅看见了蓝天下一望无际的稻之原野,还能闻见粮食香和酒香,这样的田园美景宁静清明,连贾政都忍不住想要归隐了。

秋在乡间是一条通往彩云深处的小路。碧草苍苍,白露为霜,是布满枫叶的寒山石径,是水不染尘的江面上渔樵问答。秋收的人们,再也没了夏时的烦躁,夕阳向晚,他们沐着金辉,满脸喜色,玉米秸放倒,花生秧晾成冬天的柴禾。“最喜小儿无赖”,在田头捕捉无处遁形

的蚂蚱和戴“大沿帽儿”的蝓蚰。

秋是终结,也是开始。她将收纳最后一瓣花朵,凝结最后一枚果子,她将一生的精彩都打了包,封存、酝酿、结晶。然后等一场寂静的阔别,宛如修行,用凄风冷雨将生命梳理,只为了下一次轮回时走出一个更加明丽的自己。

秋是回归,也是别离。回归的是征程,别离的是树高千尺魂牵梦绕的根基。无数次在秋天离家返校,哪一次走出家门都不忍心再回头,不敢过多说一些告别的话,怕“未语泪先流”。直到车子启动,树林与庄稼开始后移,才将一颗绷紧的心弦松散下来,盈满的泪水开始释放。那些没有说出的话细细的砂砾撒在渐行渐远的途中——想叮嘱父亲不要过于辛劳,少抽点烟,以免冬天咳嗽得“心口窝疼”;恳求母亲天凉时戴上手套洗刷,省得还没入冬就开始皴皮;上城下县路上千万千万注意安全,一定靠边,前后左右看清了再过马路……在秋天,饮一碗亲情的酒酿,有酸也有甜。

八月,秋天的序曲已经奏响,芦花已结成,蓝天更高阔,而鱼儿憨顽如昨,荷花依然香。

一枕新凉一扇风

◎季山云

在持续的高温橙色预警中,“立秋”这个节气终于向我们姗姗走来,经历了大汗淋漓的盛夏肆虐,那些民间俗语古谚此刻竟觉得那般清凉爽快,字句含风般:“立秋之日凉风至”“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

“一叶梧桐一报秋,稻田里丰收。虽非盛夏还伏虎,更有寒蝉唱不休”。这首现代诗人左河水的《立秋》,是在华灯初上凉风习习的街头,看到梧桐叶从枝间飘落的瞬间怦然心动想起的,真是“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梧桐叶落,这个秋天的象征符号,犹如在初春看到枝头那抹嫩绿,心间顷刻就被一丝清凉浸润。立秋,也是灼灼春华,走到了硕果秋实之时,“物于此而揪敛也”。忙碌的农人信步走在稻花飘香的田间,眉眼间尽是舒心畅意,与人喜话丰收。虽已立秋,可“秋老虎”还是横亘在秋天的路口,咆哮发威般将热浪一股股袭来,烈日暴晒中,浑身燥热刺痛。蝉儿栖于高枝,不知疲倦地狂鸣,或许它们已知时日不多,在倾尽所能做最后的“绝唱”。

“乱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读这首宋朝翰林医官使刘翰的《立秋》感慨颇多。我与他,虽隔着千年的光阴,但文字却像在心间架起的一座鹊桥,我如临其境般进入千年前那个立秋之

夜,神似缥缈中画面逐渐清晰,他静卧榻上,乌鸦的刺耳鸣叫已散去,溶溶月色中,窗前的玉色屏风散着清幽的晕光,睡意朦胧中,一阵凉风从窗外拂来,那徐徐清风似在耳畔低语——秋来了。他起身却遍寻不到,只看到满阶飘落的梧桐叶,静沐于流光月色中。这首诗让我读出无尽的静谧与悲凉,此刻心

若秋水,明净亦忧伤,三十年前的立秋,刚刚受伤卧于病榻,疼痛的脊椎毫无知觉的双腿,惆怅迷惘如月光笼于大地,阴霾布满天空。梧桐逢秋月,勾起多少愁煞人的立秋往事啊!

唐朝诗人刘言史在《立秋》中写道:“兹晨戒流火,商飙早已惊。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首诗瞬间就让我想到汪曾祺的那句话:“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以后,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或霜降未落的先驱,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这似乎是一个超能量的心里暗示,立秋到,从清晨就感觉秋风已至,暑气消减,连树叶在风中簌簌作响,都觉得是悦耳动听的秋之轻吟。

一年年寒来暑往,数千载光阴倏忽而过,从酷暑步入立秋,那早晚凉爽闲适的“杂察天”,让我不由得浅吟一句“天凉好个秋”。

陈旧的美丽

◎张君燕

那次和朋友们去旅行,在一座寺庙里,我看到了一口古旧的大钟。这口大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的侵蚀,底部的花纹变得暗淡、模糊,表面还隐隐生出一层绿色的铜锈,似乎在昭示它的年迈和苍老。我的心情突然变得庄严肃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爱上了这口大钟,爱上了它的沧桑和内涵。

低沉、悠扬的钟声缓缓响起,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带着远古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知道,这应该是岁月赋予它的独特魅力——这是任何一口新制的钟永远都达不到的效果。

原来,有些事物,只有经历了岁月的流逝和打磨,才会焕发出其独特的美好。这是一种与崭新的事物截然不同的美,它沾染了流光的印记,经历了岁月的风尘,因而变得厚重而内敛,这是其它崭新事物永远无法比拟的美。

还有一次,朋友乔迁新居,我们去她家做客。崭新的家具配着刚装修好的房子,一切看起来都赏心悦目。然而,朋友手里捧着的那个陈旧的茶壶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这是爷爷当年留给我的。”看到我们注视的目光,朋友笑着解释,她用手轻轻地摩挲着茶壶,目光里满是爱恋和不舍。在朋友的讲述中,我们知道了这个茶壶对于她的意义,那是一个老人对子女的牵挂,对晚辈的爱惜,也是她缅怀爷爷的一种方式。“茶壶上每一条陶瓷的纹络,都有爷爷当年抚摸的痕迹,我甚至能感觉到爷爷当年的体温和味道。”朋友凝视着茶壶,动容地说。是呀,这个

陈旧的茶壶因印上了亲人的痕迹而变得与众不同,朋友用着的时候,不仅得心应手,更能体会到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不得不说不是一件极为美妙的事情。

当一件事物被赋予特殊的情感时,它便不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物,它更成了一种寄托,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想必用再多的东西也换不来这件斑斑迹迹的旧物,正是这点点滴滴的痕迹才让这件旧物有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见到这个年过半百的女子时,我一时竟不知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一直认为美丽属于年轻的女子,从来没有想过年过半百的女子竟也可以如此美丽!得体的着装和谈吐,优雅的气质和举动,做事永远不疾不徐、淡定从容,仿佛根本不知急躁、生气是何意,和她在一起简直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和她在一起的时间越久,越会不自觉地被她身上散发出的魅力所吸引。“你们都害怕变老,我从来不用担心这个。”她笑着说出这句和杜拉斯雷同的话时,由内而外的魅力在她脸上的每一道皱纹、头顶每一根白发上闪烁,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是岁月和经历赐予的宝贵财富。

往事终究像一场雪,被阳光雨露点缀成云烟过往,只留下纯粹的爱或者不爱,让你我崩紧的神经永远珍藏。这世界没有哪一天不像雪泥鸿爪,路过了,爱过了,便是福,便是雅,何苦纠缠于非要握住复杂的旧时光,就像花,像海,像你,我,还有他,在表演着属于你我的风花雪月。

初秋的乡愁

◎侯镛

当夏天改名叫秋天的时候
稻穗初黄,弯下脑袋
辣椒泛红,指向天空
总有按捺不住的人
早早估算着今年的收成

父亲坐在田埂上
嘴角咧成一朵花
风见了,吹得轻松
卷起烟锅里飘出的烟雾
在空中跳舞

母亲举着一亩子稻谷
引动一串步态蹒跚的鸭子
鸭子嘎嘎叫,惊得
稻田里的鲤鱼落荒而逃

给儿子说说庄稼的长势吧
就从南瓜说起
南瓜是夏天留给秋天的甜蜜
一个一个,滚在地里
要把贪心的人,绊上一跤

再说说那架上的葡萄吧
葡萄是夏天献给秋天的珍珠
一串一串,吊在半空
最好不要在架下驻足
喉咙里会长出手来,把它抓住

儿子说,工作真忙
这个秋天回不去
于是
有人因为秋天的丰硕而欢喜
也有人因为离家在外泛起乡愁

河边的石头

◎明晓东

我需要的是这一刻的宁静
整个夏天 我都没有时间陪你们聊聊
在一场新雨之后的潮湿里
一个人面对河边那些沉默的石头
看远处的流水把思绪打开
看天空的暮云把夕阳掩灭
这些石头默默地爱着
我要把掌心的温热点燃
靠着你 看黄昏漫过河边的草地

我是在下午的闷热中逃离的孩子
在整个夏天 我内心装满的是
这些河边的石头
我要趁着夜晚的凉爽
把这些石头一行一行码进我的文字

对着石头我尽情地说话
打开记忆的闸门
让每一朵月光中的花儿
衬托河边的石头歌唱
这一刻
石头们性格沉稳坚硬
思想宁静

青薄荷 凉薄荷

◎黄淑芬

午后,挪动一把藤椅,泡上一杯薄荷凉茶,坐在树影摇晃的桂花树下,在凉风中悠然地品茶,这就是最好的享受。

小时候,一进人三伏天,母亲就会去菜园子里摘回几片薄荷叶,给我们做薄荷凉茶来喝。母亲说伏天人昏沉沉,没有精神,喝点薄荷茶下去就清醒了,做起事来利索多了。

我却拒绝喝,觉得它有一股子怪味在里面。母亲好话说了箩筐,我就是不听。母亲见软的不行,干脆来硬的,威胁我说不喝就不要我了,并且她老人家还拽着我的胳膊,假意要送我出门。我害怕了,怕真的被撵出家门。在母亲的“威逼利诱”之下,我鼓起眉头勉强喝了一小口。其实我根本没有咽下,就这样含在嘴里,趁母亲转身离开时就吐了出来。

年幼的我,不领母亲的情就算了,反而把怨气撒在了薄荷身上。有一天,母亲和队里的社员到很远的山里做工。我偷偷地溜进菜园里,弯腰弓身走到薄荷前,张开双手从薄荷的根部往顶上捋叶。不一会儿,五棵薄荷全部被我剃成了“光头”,可是手上、身上散发出薄荷的清香,怕回家被发现,就跑到村中的小河里泡了半天的澡,消除了异味才回家。

第二天,我听见母亲和父亲的对话,是关于薄荷的。母亲说,也不知道是哪个捣蛋仔,把园子里的薄荷叶全部掐光,本

想泡薄荷凉茶给孩子们消暑,这下要一个月后才长满叶子了,菜园在路边就是不好。父亲说,可能是谁家煮狗肉,扯来做香料呢?母亲说,煮狗肉用得了那么多?他们猜来猜去也找不出祸害薄荷的罪魁祸首,我躲在一边偷偷笑,心里好不得意。

等知道薄荷的好时,我已长大并离家多年。那年我回老家,夜里喉咙又干又辣,并且还不断干咳,这是感冒的前兆。可是,在乡下黑灯瞎火的,到哪里去买药呢?母亲看见我那难受样,二话不说,打着手电筒就到菜园里摘了一把薄荷叶回来。不一会儿,空气中又飘起那股熟悉的味道。像小时候一样,母亲舀了一碗端到我面前。这能行吗?我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母亲。母亲急了,解释说,薄荷是清凉的,你喉咙干,可以暂时缓解一下。小时候,我不是经常煮给你们喝吗?熬过了今夜,明天你就上医院。我顺从地喝下那碗薄荷茶,喉咙果然好受了很多。从此,我逐渐爱上了薄荷凉茶,因为它,我就能平安度过整个夏天。

桂花树下慢品薄荷凉茶,我要对年少时冒犯薄荷说声对不起。其实,有着怪味的薄荷凉茶里隐藏着母亲对我们的爱。眼前,母亲仿佛又端着一碗凉茶,含着笑,向我走来。

比不上。”
说话间,我俩走进筛选厂“块儿选班”车间,中间是一道200多米长、带凹槽的机械传动皮带,二十多位筛选女工穿着工作服,依次分坐两侧。一位坐在第二排、身材稍胖一点的女工正在唱着歌:“……啊,即使烈日烘烤,禾苗都快枯焦,它依旧蓬勃向上,不怕煎熬。它就不怕煎熬,不肯弯腰……”

“唱歌的就是我们的筛选工李姐。”这时候袁主任悄悄地告诉我,“李姐在我们筛选厂当筛选工已经16年了,号称我们筛选厂的百灵鸟,平时就喜欢唱歌,是我们的文艺骨干,可就是命苦呀。十年前,她儿子刚刚上小学,丈夫就在井下受伤致瘫痪,医生告诉李姐,要想恢复健康已经没有希望了,如果天天不间断按摩或许奇迹会出现。就这样,李姐白天在筛选厂上班,晚上下班回家既要照顾孩子,又要给丈夫按摩……七八年过去了,奇迹真的出现了,现在她的丈夫竟然能站起来拄着拐

棍儿收拾屋子、做饭了……”
“唉……”这时候,一阵热烈的掌声淹没了袁主任的说话声。

袁声停下后,女工们齐声喊道:“李姐,再来一个!李姐,再来一个。”

“不能来了。”这时候,只见唱歌的女工止住了大家,抬起手腕指了指表,大声说:“到点了。大家想听歌还不容易呀?我会20多首呢,等休息的时候我再唱。”

“李姐。”袁主任刚想说话,我一把扯住了他:“别打扰她了。”我懂袁主任的意思,他是想让李姐再唱一首给我听听。

“嗡——吱扭扭……”忽然,随着一声电机响动,那200多米长的皮带运动起来了。随即皮带上出现了乌黑发亮的原煤,有块儿、有碎面儿。当煤块儿经过筛选面前时,便被她们用手拣出来扔在一旁。

这时候,我的眼睛不由得多看了刚才唱歌的李姐一眼,只见煤块儿到了面前,她两只手左右开弓往外拣。遇到大的煤块儿,一只手拿不动,就身子稍一站起两

只手一用力,搬起大块儿煤往身旁一扔……

“看到了吧?李姐不仅歌唱得好,而且干活一般人也比不上。她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还多次代表筛选厂到矿区参加劳动表彰大会呢。”这时候,袁主任自豪地指着李姐对我说,“干筛选工也大有讲究,干活儿利落的一般都坐在前面,煤块儿就不会在她们面前漏网,她们拣的煤块儿都堆成小山了……”

我放眼望去,坐在皮带机靠前位置的小李和几位女工身旁的煤块儿果然堆成了小山儿,而靠后位置的女工身旁的煤块儿却不是很多。

会唱歌的煤块儿

◎周咏明

那天上午不到8点,因为有采访任务,办公室的袁主任领着我刚刚走进筛选厂,一阵悦耳的歌声传入耳膜:“黑土地上的白杨树啊,长得真是高!这黑土地上的白杨树长得真是高……”这是用花腔女高音演唱的著名作品《黑土地上的白杨树》。

我疑惑地向袁主任:“噢!矿区的文工团慰问来了?咱去瞅瞅。”这花腔女高音是抒情女高音中最纤巧、最灵活的声部,嗓音如夜莺般婉转优美,音域要超过两个八度,能自如地唱花腔女高音不是一般女性能做到的。

“哈哈……”袁主任笑了,“这哪是什么文工团呢,是我们的筛选工李姐。她的花腔女高音虽然不那么纯正,但是一般人

